紅樓夢/第035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三十五回　白玉釧親嘗蓮葉羹　黃金鶯巧結梅花絡

話說寶釵分明聽見林黛玉刻薄他，因記挂著母親哥哥，并不回頭，一徑去了。這里林黛玉還自立于花陰之下，遠遠的卻向怡紅院內望著，只見李宮裁，迎春，探春，惜春并各項人等都向怡紅院內去過之後，一起一起的散盡了，只不見鳳姐兒來，心里自己盤算道：“如何他不來瞧寶玉？便是有事纏住了，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，討老太太和太太的好兒才是。今兒這早晚不來，必有原故。”一面猜疑，一面抬頭再看時，只見花花簇簇一群人又向怡紅院內來了。定眼看時，只見賈母搭著鳳姐兒的手，後頭邢夫人王夫人跟著周姨娘并丫鬟媳婦等人都進院去了。黛玉看了不覺點頭，想起有父母的人的好處來，早又淚珠滿面。少頃，只見寶釵薛姨媽等也進入去了。忽見紫鵑從背後走來，說道：“姑娘吃藥去罷，開水又冷了。”黛玉道：“你到底要怎麼樣？只是催，我吃不吃，管你什麼相干！”紫鵑笑道：“咳嗽的才好了些，又不吃藥了。如今雖然是五月里，天氣熱，到底也該還小心些。大清早起，在這個潮地方站了半日，也該回去歇息歇息了。”一句話提醒了黛玉，方覺得有點腿酸，呆了半日，方慢慢的扶著紫鵑，回瀟湘館來。

一進院門，只見滿地下竹影參差，苔痕濃淡，不覺又想起《西廂記》中所云“幽僻處可有人行，點蒼苔白露泠泠”二句來，因暗暗的歎道：“雙文，雙文，誠為命薄人矣。然你雖命薄，尚有孀母弱弟，今日林黛玉之命薄，一并連孀母弱弟俱無。古人云‘佳人命薄’，然我又非佳人，何命薄胜于雙文哉！”一面想，一面只管走，不防廊上的鸚哥見林黛玉來了，嘎的一聲扑了下來，倒嚇了一跳，因說道：“作死的，又扇了我一頭灰。”那鸚哥仍飛上架去，便叫：“雪雁，快掀帘子，姑娘來了。”黛玉便止住步，以手扣架道：“添了食水不曾？”。那鸚哥便長歎一聲，竟大似林黛玉素日吁嗟音韻，接著念道：“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？試看春盡花漸落，便是紅顏老死時。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！”黛玉紫鵑聽了都笑起來。紫鵑笑道：“這都是素日姑娘念的，難為他怎麼記了。”黛玉便令將架摘下來，另挂在月洞窗外的鉤上，于是進了屋

子，在月洞窗內坐了。吃畢藥，只見窗外竹影映入紗來，滿屋內陰陰翠潤，幾簟生涼。黛玉無可釋悶，便隔著紗窗調逗鸚哥作戲，又將素日所喜的詩詞也教與他念。這且不在話下。

且說薛寶釵來至家中，只見母親正自梳頭呢。一見他來了，便說道：“你大清早起跑來作什麼？”寶釵道：“我瞧瞧媽身上好不好。昨兒我去了，不知他可又過來鬧了沒有？”一面說，一面在他母親身旁坐了，由不得哭將起來。薛姨媽見他一哭，自己撐不住，也就哭了一場，一面又勸他：“我的兒，你別委曲了，你等我處分他。你要有個好歹，我指望那一個來！”薛蟠在外邊聽見，連忙跑了過來，對著寶釵，左一個揖，右一個揖，只說：“好妹妹，恕我這一次罷！原是我昨兒吃了酒，回來的晚了，路上撞客著了，來家未醒，不知胡說了什麼，連自己也不知道，怨不得你生氣。”寶釵原是掩面哭的，聽如此說，由不得又好笑了，遂抬頭向地下啐了一口，說道：“你不用做這些像生兒。我知道你的心里多嫌我們娘兒兩個，是要變著法兒叫我們離了你，你就心淨了。”薛蟠聽說，連忙笑道：“妹妹這話從那里說起來的，這樣我連立足之地都沒了。妹妹從來不是這樣多心說歪話的人。”薛姨媽忙又接著道：“你只會聽見你妹妹的歪話，難道昨兒晚上你說的那話就應該的不成？當真是你發昏了！”薛蟠道：“媽也不必生氣，妹妹也不用煩惱，從今以後我再不同他們一處吃酒閒逛如何？”寶釵笑道：“這不明白過來了！”薛姨媽道：“你要有這個橫勁，那龍也下蛋了。”薛蟠道：“我若再和他們一處逛，妹妹聽見了只管啐我，再叫我畜生，不是人，如何？何苦來，為我一個人，娘兒兩個天天操心！媽為我生氣還有可恕，若只管叫妹妹為我操心，我更不是人了。如今父親沒了，我不能多孝順媽多疼妹妹，反教娘生氣妹妹煩惱，真連個畜生也不如了。”口里說著，眼睛里禁不起也滾下淚來。薛姨媽本不哭了，聽他一說又勾起傷心來。寶釵勉強笑道：“你鬧夠了，這會子又招著媽哭起來了。”薛蟠聽說，忙收了淚，笑道：“我何曾招媽哭來！罷，罷，罷，丟下這個別提了。叫香菱來倒茶妹妹吃。”寶釵道：“我也不吃茶，等媽洗了手，我們就過去了。”薛蟠道：“妹妹的項圈我瞧瞧，只怕該炸一炸去了。”寶釵道：“黃澄澄的又炸他作什麼？”薛蟠又道：“妹妹如今也該添補些衣裳了。要什麼顏色花樣，告訴我。”寶釵道：“連那些衣服我還沒穿遍了，又做什麼？”一時薛姨媽換了衣裳，拉著寶釵進去，薛蟠方出去了。

這里薛姨媽和寶釵進園來瞧寶玉，到了怡紅院中，只見抱廈里外回廊上許多丫鬟老婆站著，便知賈母等都在這里。母女兩個進來，大家見過了，只見寶玉躺在榻上。薛姨媽問他可好些。寶玉忙欲欠身，口裡答應著：“好些。”又說：“只管驚動姨娘姐姐，我當不起。”薛姨媽忙扶他睡下，又問他：“想要什麼，只管告訴我。”寶玉笑道：“

我想起來，自然和姨娘要去的。”王夫人又問：“你想什麼吃？回來好給你送來的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也倒不想什麼吃，倒是那一回做的那小荷葉兒小蓮蓬兒的湯還好些。”鳳姐一旁笑道：“聽聽，口味不算高貴，只是太磨牙了。巴巴的想這個吃了。”賈母便一疊聲的叫人做去。鳳姐兒笑道：“老祖宗別急，等我想一想這模子誰收著呢。”因回頭吩咐個婆子去問管廚房的要去。那婆子去了半天，來回說：“管廚房的說，四副湯模子都交上來了。”鳳姐兒聽說，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我記得交給誰了，多半在茶房里。”一面又遣人去問管茶房的，也不曾收。次後還是管金銀器皿的送了來。

薛姨媽先接過來瞧時，原來是個小匣子，里面裝著四副銀模子，都有一尺多長，一寸見方，上面鑿著有豆子大小，也有菊花的，也有梅花的，也有蓮蓬的，也有菱角的，共有三四十樣，打的十分精巧。因笑向賈母王夫人道：“你們府上也都想絕了，吃碗湯還有這些樣子。若不說出來，我見這個也不認得這是作什麼用的。”鳳姐兒也不等人說話，便笑道：“姑媽那里曉得，這是舊年備膳，他們想的法兒。不知弄些什麼面印出來，借點新荷葉的清香，全仗著好湯，究竟沒意思，誰家常吃他了。那一回呈樣的作了一回，他今日怎麼想起來了。”說著接了過來，遞與個婦人，吩咐廚房里立刻拿幾只雞，另外添了東西，做出十來碗來。王夫人道：“要這些做什麼？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有個原故：這一宗東西家常不大作，今兒寶兄弟提起來了，單做給他吃，老太太，姑媽，太太都不吃，似乎不大好。不如借勢兒弄些大家吃，托賴連我也上個俊兒。”賈母聽了，笑道：“猴兒，把你乖的！拿著官中的錢你做人。”說的大家笑了。鳳姐也忙笑道：“這不相干。這個小東道我還孝敬的起。”便回頭吩咐婦人，”說給廚房里，只管好生添補著做了，在我的帳上來領銀子。”婦人答應著去了。

寶釵一旁笑道：“我來了這麼幾年，留神看起來，鳳丫頭憑他怎麼巧，再巧不過老太太去。”賈母聽說，便答道：“我如今老了，那里還巧什麼。當日我象鳳哥兒這麼大年紀，比他還來得呢。他如今雖說不如我們，也就算好了，比你姨娘強遠了。你姨娘可怜見的，不大說話，和木頭似的，在公婆跟前就不大顯好。鳳兒嘴乖，怎麼怨得人疼他。”寶玉笑道：“若這麼說，不大說話的就不疼了？”賈母道：“不大說話的又有不大說話的可疼之處，嘴乖的也有一宗可嫌的，倒不如不說話的好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就是了。我說大嫂子倒不大說話呢，老太太也是和鳳姐姐的一樣看待。若是單是會說話的可疼，這些姊妹里頭也只是鳳姐姐和林妹妹可疼了。”賈母道：“提起姊妹，不是我當著姨太太的面奉承，千真萬真，從我們家四個女孩兒算起，全不如寶丫頭。”薛姨媽聽說，忙笑道：“這話是老太太說偏了。”王夫人忙又笑道：“老太太時常背地里和我說寶丫頭好，這倒不是假話。”寶玉勾著賈母原為贊林黛玉的，不想反贊起寶釵來，倒也意出望

外，便看著寶釵一笑。寶釵早扭過頭去和襲人說話去了。忽有人來請吃飯，賈母方立起身來，命寶玉好生養著，又把丫頭們囑咐了一回，方扶著鳳姐兒，讓著薛姨媽，大家出房去了。因問湯好了不曾，又問薛姨媽等：“想什麼吃，只管告訴我，我有本事叫鳳丫頭弄了來咱們吃。”薛姨媽笑道：“老太太也會慪他的。時常他弄了東西孝敬，究竟又吃不了多少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姑媽倒別這樣說。我們老祖宗只是嫌人肉酸，若不嫌人肉酸，早已把我還吃了呢。”

一句話沒說了，引的賈母眾人都哈哈的笑起來。寶玉在房里也撐不住笑了。襲人笑道：“真真的二奶奶的這張嘴怕死人！”寶玉伸手拉著襲人笑道：“你站了這半日，可乏了？”一面說，一面拉他身旁坐了。襲人笑道：“可是又忘了。趁寶姑娘在院子里，你和他說，煩他鶯兒來打上幾根絡子。”寶玉笑道：“虧你提起來。”說著，便仰頭向窗外道：“寶姐姐，吃過飯叫鶯兒來，煩他打幾根絡子，可得閒兒？”寶釵聽見，回頭道：“怎麼不得閒兒，一會叫他來就是了。”賈母等尚未聽真，都止步問寶釵。寶釵說明了，大家方明白。賈母又說道：“好孩子，叫他來替你兄弟作幾根。你要無人使喚，我那里閒著的丫頭多呢，你喜歡誰，只管叫了來使喚。”薛姨媽寶釵等都笑道：“只管叫他來作就是了，有什麼使喚的去處。他天天也是閒著淘氣。”

大家說著，往前邁步正走，忽見史湘雲，平兒，香菱等在山石邊掐鳳仙花呢，見了他們走來，都迎上來了。少頃至園外，王夫人恐賈母乏了，便欲讓至上房內坐。賈母也覺腿酸，便點頭依允。王夫人便令丫頭忙先去鋪設坐位。那時趙姨娘推病，只有周姨娘與眾婆娘丫頭們忙著打帘子，立靠背，鋪褥子。賈母扶著鳳姐兒進來，與薛姨媽分賓主坐了。薛寶釵史湘雲坐在下面。王夫人親捧了茶奉與賈母，李宮裁奉與薛姨媽。賈母向王夫人道：“讓他們小妯娌伏侍，你在那里坐了，好說話兒。”王夫人方向一張小杌子上坐下，便吩咐鳳姐兒道：“老太太的飯在這里放，添了東西來。”鳳姐兒答應出去，便令人去賈母那邊告訴，那邊的婆娘忙往外傳了，丫頭們忙都赶過來。王夫人便令“請姑娘們去”。請了半天，只有探春惜春兩個來了，迎春身上不耐煩，不吃飯，林黛玉自不消說，平素十頓飯只好吃五頓，眾人也不著意了。少頃飯至，眾人調放了桌子。鳳姐兒用手巾裹著一把牙箸站在地下，笑道：“老祖宗和姑媽不用讓，還聽我說就是了。”賈母笑向薛姨媽道：“我們就是這樣。”薛姨媽笑著應了。于是鳳姐放了四雙：上面兩雙是賈母薛姨媽，兩邊是薛寶釵史湘雲的。王夫人李宮裁等都站在地下看著放菜。鳳姐先忙著要乾淨家伙來，替寶玉揀菜。

少頃，荷葉湯來，賈母看過了。王夫人回頭見玉釧兒在那邊，便令玉釧與寶玉送去。

鳳姐道：“他一個人拿不去。”可巧鶯兒和喜兒都來了。寶釵知道他們已吃了飯，便向鶯兒道：“寶兄弟正叫你去打絡子，你們兩個一同去罷。”鶯兒答應，同著玉釧兒出來。鶯兒道：“這麼遠，怪熱的，怎麼端了去？”玉釧笑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自有道理。”說著，便令一個婆子來，將湯飯等物放在一個捧盒里，令他端了跟著，他兩個卻空著手走。一直到了怡紅院門內，玉釧兒方接了過來，同鶯兒進入寶玉房中。襲人，麝月，秋紋三個人正和寶玉頑笑呢，見他兩個來了，都忙起來，笑道：“你兩個怎麼來的這麼碰巧，一齊來了。”一面說，一面接了下來。玉釧便向一張杌子上坐了，鶯兒不敢坐下。襲人便忙端了個腳踏來，鶯兒還不敢坐。寶玉見鶯兒來了，卻倒十分歡喜，忽見了玉釧兒，便想到他姐姐金釧兒身上，又是傷心，又是慚愧，便把鶯兒丟下，且和玉釧兒說話。襲人見把鶯兒不理，恐鶯兒沒好意思的，又見鶯兒不肯坐，便拉了鶯兒出來，到那邊房里去吃茶說話兒去了。

這里麝月等預備了碗箸來伺候吃飯。寶玉只是不吃，問玉釧兒道：“你母親身子好？”玉釧兒滿臉怒色，正眼也不看寶玉，半日，方說了一個“好”字。寶玉便覺沒趣，半日，只得又陪笑問道：“誰叫你給我送來的？”玉釧兒道：“不過是奶奶太太們！”寶玉見他還是這樣哭喪，便知他是為金釧兒的原故，待要虛心下氣磨轉他，又見人多，不好下氣的，因而變盡方法，將人都支出去，然後又陪笑問長問短。那玉釧兒先雖不悅，只管見寶玉一些性子沒有，憑他怎麼喪謗，他還是溫存和氣，自己倒不好意思的了，臉上方有三分喜色。寶玉便笑求他：“好姐姐，你把那湯拿了來我嘗嘗。”玉釧兒道：“我從不會喂人東西，等他們來了再吃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不是要你喂我。我因為走不動，你遞給我吃了，你好赶早兒回去交代了，你好吃飯的。我只管耽誤時候，你豈不餓坏了。你要懶待動，我少不了忍了疼下去取來。”說著便要下床來，扎掙起來，禁不住嗳喲之聲。玉釧兒見他這般，忍不住起身說道：“躺下罷！那世里造了來的業，這會子現世現報。教我那一個眼睛看的上！”一面說，一面哧的一聲又笑了，端過湯來。寶玉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要生氣只管在這里生罷，見了老太太，太太可放和氣些，若還這樣，你就又捱罵了。”玉釧兒道：“吃罷，吃罷！不用和我甜嘴蜜舌的，我可不信這樣話！”說著，催寶玉喝了兩口湯。寶玉故意說：“不好吃，不吃了。”玉釧兒道：“阿彌陀佛！這還不好吃，什麼好吃。”寶玉道：“一點味兒也沒有，你不信，嘗一嘗就知道了。”玉釧兒真就賭氣嘗了一嘗。寶玉笑道：“這可好吃了。”玉釧兒聽說，方解過意來，原是寶玉哄他吃一口，便說道：“你既說不好吃，這會子說好吃也不給你吃了。”寶玉只管央求陪笑要吃，玉釧兒又不給他，一面又叫人打發吃飯。

丫頭方進來時，忽有人來回話：“傅二爺家的兩個嬤嬤來請安，來見二爺。”寶玉

聽說，便知是通判傅試家的嬤嬤來了。那傅試原是賈政的門生，歷年來都賴賈家的名勢得意，賈政也著實看待，故與別個門生不同，他那里常遣人來走動。寶玉素習最厭愚男蠢女的，今日卻如何又令兩個婆子過來？其中原來有個原故：只因那寶玉聞得傅試有個妹子，名喚傅秋芳，也是個瓊閨秀玉，常聞人傳說才貌俱全，雖自未親睹，然遐思遙愛之心十分誠敬，不命他們進來，恐薄了傅秋芳，因此連忙命讓進來。那傅試原是暴發的，因傅秋芳有幾分姿色，聰明過人，那傅試安心仗著妹妹要與豪門貴族結姻，不肯輕意許人，所以耽誤到如今。目今傅秋芳年已二十三歲，尚未許人。爭奈那些豪門貴族又嫌他窮酸，根基淺薄，不肯求配。那傅試與賈家親密，也自有一段心事。今日遣來的兩個婆子偏生是极無知識的，聞得寶玉要見，進來只剛問了好，說了沒兩句話。那玉釧見生人來，也不和寶玉廝鬧了，手里端著湯只顧聽話。寶玉又只顧和婆子說話，一面吃飯，一面伸手去要湯。兩個人的眼睛都看著人，不想伸猛了手，便將碗碰翻，將湯潑了寶玉手上。玉釧兒倒不曾燙著，唬了一跳，忙笑了，“這是怎麼說！”慌的丫頭們忙上來接碗。寶玉自己燙了手倒不覺的，卻只管問玉釧兒：“燙了那里了？疼不疼？”玉釧兒和眾人都笑了。玉釧兒道：“你自己燙了，只管問我。”寶玉聽說，方覺自己燙了。眾人上來連忙收拾。寶玉也不吃飯了，洗手吃茶，又和那兩個婆子說了兩句話。然後兩個婆子告辭出去，晴雯等送至橋邊方回。

那兩個婆子見沒人了，一行走，一行談論。這一個笑道：“怪道有人說他家寶玉是外像好里頭糊涂，中看不中吃的，果然有些呆氣。他自己燙了手，倒問人疼不疼，這可不是個呆子？”那一個又笑道：“我前一回來，聽見他家里許多人抱怨，千真萬真的有些呆氣。大雨淋的水雞似的，他反告訴別人‘下雨了，快避雨去罷。’你說可笑不可笑？時常沒人在跟前，就自哭自笑的，看見燕子，就和燕子說話，河里看見了魚，就和魚說話，見了星星月亮，不是長吁短歎，就是咕咕噥噥的。且是連一點剛性也沒有，連那些毛丫頭的氣都受的。愛惜東西，連個線頭兒都是好的，糟踏起來，那怕值千值萬的都不管了。”兩個人一面說，一面走出園來，辭別諸人回去，不在話下。

如今且說襲人見人去了，便攜了鶯兒過來，問寶玉打什麼絡子。寶玉笑向鶯兒道：“才只顧說話，就忘了你。煩你來不為別的，卻為替我打幾根絡子。”鶯兒道：“裝什麼的絡子？”寶玉見問，便笑道：“不管裝什麼的，你都每樣打幾個罷。”鶯兒拍手笑道：“這還了得！要這樣，十年也打不完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好姐姐，你閒著也沒事，都替我打了罷。”襲人笑道：“那里一時都打得完，如今先揀要緊的打兩個罷。”鶯兒道：“什麼要緊，不過是扇子，香墜兒，汗巾子。”寶玉道：“汗巾子就好。”鶯兒道：“汗巾子是什麼顏色的？”寶玉道：“大紅的。”鶯兒道：“大紅的須是黑絡子才好看

的，或是石青的才壓的住顏色。”寶玉道：“松花色配什麼？”鶯兒道：“松花配桃紅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才嬌艷。再要雅淡之中帶些嬌艷。”鶯兒道：“蔥綠柳黃是我最愛的。”寶玉道：“也罷了，也打一條桃紅，再打一條蔥綠。”鶯兒道：“什麼花樣呢？”寶玉道：“共有幾樣花樣？”鶯兒道：“一灶香，朝天凳，象眼塊，方胜，連環，梅花，柳葉。”寶玉道：“前兒你替三姑娘打的那花樣是什麼？”鶯兒道：“那是攢心梅花。”寶玉道：“就是那樣好。”一面說，一面叫襲人剛拿了線來，窗外婆子說姑娘們的飯都有了。寶玉道：“你們吃飯去，快吃了來罷。”襲人笑道：“有客在這裡。我們怎麼好意思去的！”鶯兒一面理線，一面笑道：“這話又打那里說起，正經快吃了來罷。”襲人等聽說方去了，只留下兩個小丫頭聽呼喚。

寶玉一面看鶯兒打絡子，一面說閒話，因問他“十幾歲了？”鶯兒手里打著，一面答話說：“十六歲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你本姓什麼？”鶯兒道：“姓黃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個名姓倒對了，果然是個黃鶯兒。”鶯兒笑道：“我的名字本來是兩個字，叫作金鶯。姑娘嫌拗口，就單叫鶯兒，如今就叫開了。”寶玉道：“寶姐姐也算疼你了。明兒寶姐姐出閣，少不得是你跟去了。”鶯兒抿嘴一笑。寶玉笑道：“我常常和襲人說，明兒不知那一個有福的消受你們主子奴才兩個呢。”鶯兒笑道：“你還不知道我們姑娘有幾樣世人都沒有的好處呢，模樣兒還在次。”寶玉見鶯兒嬌憨婉轉，語笑如痴，早不胜其情了，那更提起寶釵來！便問他道：“好處在那里？好姐姐，細細告訴我聽。”鶯兒笑道：“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許又告訴他去。”寶玉笑道：“這個自然的。”正說著，只聽外頭說道：“怎麼這樣靜悄悄的！”二人回頭看時，不是別人，正是寶釵來了。寶玉忙讓坐。寶釵坐了，因問鶯兒“打什麼呢？”一面問，一面向他手里去瞧，才打了半截。寶釵笑道：“這有什麼趣兒，倒不如打個絡子把玉絡上呢。”一句話提醒了寶玉，便拍手笑道：“倒是姐姐說得是，我就忘了。只是配個什麼顏色才好？”寶釵道：“若用雜色斷然使不得，大紅又犯了色，黃的又不起眼，黑的又過暗。等我想個法兒：把那金線拿來，配著黑珠兒線，一根一根的拈上，打成絡子，這才好看。”

寶玉聽說，喜之不盡，一疊聲便叫襲人來取金線。正值襲人端了兩碗菜走進來，告訴寶玉道：“今兒奇怪，才剛太太打發人給我送了兩碗菜來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必定是今兒菜多，送來給你們大家吃的。”襲人道：“不是，指名給我送來的，還不叫我過去磕頭。這可是奇了。”寶釵笑道：“給你的，你就吃了，這有什麼可猜疑的。”襲人笑道：“從來沒有的事，倒叫我不好意思的。”寶釵抿嘴一笑，說道：“這就不好意思了？明兒比這個更叫你不好意思的還有呢。”襲人聽了話內有因，素知寶釵不是輕嘴薄舌奚落人的，自己方想起上日王夫人的意思來，便不再提，將菜與寶玉看了，說：“洗了手來

拿線。”說畢，便一直的出去了。吃過飯，洗了手，進來拿金線與鶯兒打絡子。此時寶釵早被薛蟠遣人來請出去了。

這里寶玉正看著打絡子，忽見邢夫人那邊遣了兩個丫鬟送了兩樣果子來與他吃，問他“可走得了？若走得動，叫哥兒明兒過來散散心，太太著實記挂著呢。”寶玉忙道：“若走得了，必請太太的安去。疼的比先好些，請太太放心罷。”一面叫他兩個坐下，一面又叫秋紋來，把才拿來的那果子拿一半送與林姑娘去。秋紋答應了，剛欲去時，只聽黛玉在院內說話，寶玉忙叫“快請”。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